周官析疑

周官析疑卷之十八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

建神位乃小宗伯所專掌、故首列之、而後及與大宗伯相成之事、猶小宰之建宮刑、小司徒之建教法、小司寇掌外朝之政、皆其專職也、神位宜合下諸兆而言、疏謂專據國中對下四郊等為外神、未安、

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

禋祀昊天上帝、已見大宗伯職、而圜邱方澤、具

列大司樂。故獨舉四郊之兆。大宗伯止載四郊之器、豈祭黃帝則用黃琮與、月令雖以五行次五帝而所載止四時迎氣之祭、豈孟春祈穀之郊乃配以中央之帝與、

兆山川邱陵墳衍各因其方

山該林、川該澤、無原隰之兆者、原隰平土也、社通於上下為土祭之最盛矣。

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

先言禁令而後及用等者、禁令不止於用等也。

如喪禮之飲酒食肉御內嘉禮之燕飲合食軍禮之坐作進退貴賤同之其類至多皆不在用等之內如曰掌五禮之用等與其禁令則似止用等中之禁令矣

辨廟祧之昭穆

康成以祧爲超去之義陳氏祥道破之而訓爲兆非也春秋傳豈敢愛豐氏之祧是大夫三廟即以曾祖之廟爲祧正以其行當遷去耳

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

知非父黨母黨妻黨之三族者以下文其正室皆謂之門子也

辨六齍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六牲不言所用者使五官共奉之則所宜用不待小宗伯辨之矣祀有小大則六齍之用有備不備同是齍也而所用有多少內人恐不能盡

辨故及時以其數授之

大祭祀省牲眡滌濯祭之日逆齍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

鄭氏鍔謂齍盛饎人炊之、舍人實之、非也、舍人有司也、所實者外祭祀之齍盛耳。宗廟之事、則天官世婦、帥女宮而濯概、爲齍盛、滌而陳之。則已實於簠簋矣。又曰、小宗伯逆之以授大宗伯、大宗伯以授內人、益非也。春官世婦帥六宮之人共齍盛、比其具、則帥奄奚以致之者。必宮卿也。小宗伯逆而置諸其所、宮卿涖之、及時、然後內外宗傳致於九嬪、以授王后而薦焉、見於諸官經文明著、而以臆說亂之可乎、賈氏公彥據

饋食少牢、朔天子饎爨亦當在廟門外、迎入堂東實於簠簋、亦非也、少牢爲饎者有司也故爨在廟門外。特牲之饎、宗婦主之、主婦視焉、則在廟門內東堂下矣。況王之世婦。帥女宮爲齍盛。而爨乃在廟門外乎。河間獻王所獻邦國禮四十八篇、至唐而亡、其器爨之所及、世婦涖陳之節、今無所考耳、特牲少牢內羞皆出自房中、而不見爲之之所、亦由儀禮殘闕、見於他篇而佚之、

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祼

小宰瓚祼將之事實鬱鬯以授王也小宗伯將瓚祼送瓚於小宰使實之以祼也舊說小宗伯以瓚授王王以授尸則無所用小宰之贊矣統言將瓚則后之璋瓚亦將於內宰

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齎

小宰受幣大府玉府皆在天官而將幣之財物則使禮官受之何也庭實旅百各以其國之所有而無常貨以禮官掌之則異物奇器不在行

人職貢之籍者不敢以獻而得以非禮却之矣。武王克商之後大保猶以玩物為戒即周公制典預為之防之義與　致享以幣將庭實如春秋傳所云以乘韋先十二牛也鄭氏鍔乃謂以庭實將幣誤

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

康成據左傳軍行祓社釁鼓謂祝奉社主以從以經義考之似未安廟無二主故以遷廟之主行若奉社主以行則王社遂無主矣。七廟五廟

無虛主而社獨可以無主乎以此經斷之立軍社者就軍中而立社也社社土神故隨地可立匪人羣聚皆可以立社惟遷主則載於齊車故於軍社曰立而主車則曰奉也傳所謂祓社釁鼓祝奉以從者蓋祓社之時即以牲血釁鼓而祝奉此鼓以從耳若奉社主則宜曰祝祓社奉主以行而釁鼓之文爲贅矣况曰從者載鼓以從君也若載社主則君宜從主主不宜從君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

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每舍奠焉而后就舍蓋貴命也無遷主則不載主而以幣帛皮圭代祖禰之命猶社不可虛主而以祓社之牲血釁鼓祝奉以從也但幣帛皮圭所以禮神故曰遂奉以出又曰每舍奠焉而后就舍則君從其後可知矣所釁之鼓則縣於兵車以待君臨陣而鼓之者也故曰祝奉以從古經傳之文一字不苟措如此

大祝職大師宜於社造於祖立軍社

若社亦載主則宜曰奉主車以該二事而別起立軍社之文正以明社主不行至軍而後設立耳

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

田與祭則必有主祭者其六軍之主帥與若所征之地近五嶽四瀆則使有司將事而不親也非徧祭四望如有事於東方則祭海岱即肆師職祭兵於山川是也

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

以禮官與軍事者軍旅不可以無禮也以禮官與田事者田獵不可以無禮也大宗伯不行者天地宗廟社稷之事爲重也　凡經言有司而不目其人者已則見也大師宜于社造于祖立軍社大祝職有明文故此職曰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有事于四望亦見大祝職故曰有司將事于四望甸祝屬禽饁獸舍奠于祖禰故曰帥有司而饁獸于郊注乃云有司司馬之屬誤矣此職獨舉饁獸於郊而不及釋奠於祖禰何

也田歸之明日王親釋奠非小宗伯甸祝所專
也

大烖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

曰有司專司其事者曰執事非一官之屬也

及執事涖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

大喪五官之正貳攷殷皆有事焉冬官雖闕而
匠師與鄉師御匶而治役則爲冬官之攷明矣
此經及執事涖大斂小斂而斂者不見於五官
故康成疑爲事官之屬是也或乃引喪大記注

胥當作祝、以爲斂者卽大祝、誤矣、大記所謂大
胥衆胥、必冬
官之屬、亦有二職、如匠
師齊大工人士之類
大祝職大喪贊斂、則別
有掌斂者可知、士喪禮商祝鋪絞紟衾衣、而後
言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則斂者非大祝明矣。大
司
衆之屬、有大胥小胥、掌羣士之政令、則冬官之
有大胥小胥、必其才智足以調度凡工事者、大
喪使掌斂事
以此類推、冬官之正貳所掌喪紀
理亦宜之、
必定兆域度邱隧、程窆竁、復土諸大政、可知矣、
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卜葬兆、甫竁、亦如之
眡葬地、獻明器、甫竁、嗣王皆不親、而使小宗伯

代哭何也古者葬域不移司空定兆卜吉而授
竁度則有成命矣既在殯宫王朝夕奠哭無時
無爲離殯而遠出相視也啟殯祖奠陳器行器
王皆哭蹕獻材獻素獻成事甚繁瑣劇鉅痛深
親眡之不若小宗伯眡之之詳也或疑王哭而
小宗伯及執事從哭於遂哭文義難通

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肄儀爲位國有旤
烖則亦如之

蒐獮以軍禮行之且馳逐邱陵懼有車僨馬傷

猛獸搏噬之患皆祈所呵護於神、如春秋傳、敢告無絕筋無折骨之類是也、濬大川、築大防、建城邑則祈與作順成、役夫不病、永不傾決、故田與大役皆有禱祠、其歲時必舉之小役則無所用禱、上經曰大裁、此又曰國有禍裁何也、水火凶荒所被有大小、大裁然後徧舉羣祀、若方隅有裁則禳不越境、與大裁之徧於上下神示異也、且禍裁厲疫或王宮親貴札瘥其事非一、故曰國有以該之、李光坡曰禱祠即上文將事

四望鹽獸於郊之類肆儀為位至此始言之者文相足也既裁即上文所謂大裁上言禱祠此言肆儀為位亦文相足也

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為位

無祭天地之文者與篇首所謂四類互相備也因天地之裁而類及社稷宗廟則四郊四望之類不必言矣　日食雖為天變然春秋以用牲於社為非禮則未必有類祭社稷宗廟之事月食更不得為大裁其諸雷震宮廟風毀屋宗之

肆師

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

此立侯國之祀也王國天神地示人鬼之禮則大宗伯建之矣其曰佐者立之者肆師定而頒之者大宗伯也此三事雖侯國之禮而立之者肆師故首列焉猶小宰職首述宮刑而後及所以貳大宰者

以歲時序其祭祀以下則王朝之祭祀奉宗伯所建之

或法而建布焉耳諸侯不祭天地則無靑柴之祀其宗廟之祭無旅幣無方之奠未賜珪瓚則不敢爲鬯雖賜樂不敢備六代之舞故大祀止於玉帛牲牷若天子則圭璧以祀日月星辰也邸射以祀山川不得云次祀用牲幣矣

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

繫于牢使充人芻之也職人五官及其屬也小宗伯職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于五官使共奉之肆師實掌其事注以職人爲充人監門則繫

于牢而芻之者又何人與
祭之日表齍盛告絜展器陳告備
眂滌濯涖玉鬯省牲鑊皆大宗伯親之莫重於
齍盛而第使肆師表告何也滌濯實鬯納亨皆
有司之事也故親臨眂若齍盛則帥宮女而爲
之者天官之世婦也帥而共之者春官之世婦
也外臣安得而眂之涖之省之故待其既共然
後使肆師以潔告加徽識而宗伯親奉以揭虔
焉

及果築鬻

築與築城築防之築同義、鬱人掌共鬱、又和鬯以實彝而不使築鬻何也宗廟之事莫重於牲與盛而祼鬯以求神則尤重焉大小宗伯專治大禮以詔相王故牲事不與齋則使內外世婦共之小宗伯省之而後宗伯親奉之築鬻之事使肆師主之鬱人和以實彝然後小宗伯酌而送之若並以築鬻付鬱人則禮嫌於輕矣小宗伯不暇築鬻故肆師掌焉肆師不暇和鬯以實

彝故鬱人掌焉皆事之宜也。

相治小禮誅其怠慢者

大禮則詔相贊正貳也、小禮則相治、警羣有司也、

大賓客涖筵几築鬻贊果將

惟大賓客然後涖小賓客則司几筵設之而已、祭祀無涖筵几之文包於展器陳告備也。小宰凡祭祀賓客贊祼將、小宗伯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祼而大宗伯肆師祭祀之祼皆不與何

也王若不與祭祀則大宗伯攝位而主豈王祭亦或攝后載祼及薦籩豆無暇及此故通使小宰共之賓客之祼瓚小宗伯將之而肆師又贊焉何也或大小宗伯並喪疾僅小宗伯一人以攝大宗伯之事則將將瓚祼不得不以肆師攝矣若祭祀則小宗伯所共惟將瓚又無攝大宗伯之祼之事無用肆師代匱也

大朝覲佐儐共設匪罋之禮

大宰職大朝覲與會同並列則四時常朝者衆

亦得爲大此不言會同朝覲佐儐共設則會同不待言矣

典祀侯禳于畺及郊

曰于畺及郊非徧於畿內必共地有水旱厲疫乃侯禳也祝既將事而肆師必偕何也邦中近郊之典祀大宗伯時攝之故郊以外之侯禳使肆師攝如王親之所以急民病也蓋至周而禮儀大備扈衛繁殷乘輿數出非所以靖民故自四郊四望四類諸大祀外王皆不出鄉師遂師

歲時巡國及野以賙囏阨視稼穡則省耕省斂補助之政亦寄焉凡此類皆周公因時制宜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者也

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灋者且授之杖

經有同辭而異所指者以事本各異無庸別白也天官屨人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宮屨散屨對王宮而言則外命夫惟公卿大夫士此禁衰不中法則外命男爲朝覲之諸侯聘頫之卿大夫而都鄙之兩卿與遂人遂師遂大夫亦在

列其他甸稍縣都公邑私家之羣吏不得去其守而入鄭注專指六鄉以出似偏而不該

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爲位

在師中而田也所謂社宗乃師中之軍社主車也惟因師而田特告於社宗故爲位而用牲焉若四時之田有司表貉於陳前及郊饁獸舍奠於祖禰有常典矣　李光坡曰甸字疑衍

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

軍旅田役之禱祠小宗伯爲位類造上帝封于

大神祭兵于山川乃肆師爲位何也師勝而告功位有故常肆師遵循舊典而已若特有祈請則所以斟酌其儀位者非禮官之師不敢專也

先師甸而後及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何也師甸不恒舉也猶獻人職先膳羞而後及祭祀賓客喪紀也

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

奉與牽事各異奉者奉主以入車而隨侍於車上也牽者傍馬而引恐其駭或詭銜竊轡也兵

車乘車有御而無牽主車則別有牽者愼之至也師出與歸皆小宗伯奉主車而別有牽之者非衛士莫能任也旅賁氏夾王車而趨先後王而趨以卒伍王師敗績則司馬爲失其職矣故厭而從小宗伯以奉主車兵車尚可寓乘師歸無戰鬬之事則大司馬小宗伯可左右主車中而肆師亦助牽與國同憂彌加戒警之義也古者五十爲大夫大司馬小宗伯不能竟日從行其下車而從不過車始駕及將就舍時耳肆師曰助牽其亦騎而從

春秋傳晉趙旃以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則古固有騎行者遇險艱然

後下而相左右與

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

四時之田獵有曰大者豈王不親而使司馬即

事則爲小與

旹之日涖卜來歲之芟

薙草而頁卜之何也月令大雨時行燒薙行水

利以殺草稻人職以涉揚其芟作田盍藉水力

以芟雨行以時則所芟之草可化爲糞故頁卜

之。

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

國有大故、大宗伯主其祭、小宗伯贊其事、又使

鄉遂都邑、有司及民、自祭於其地、蓋必君臣洗

心以思救政。萬姓同憂、以籲百神。庶幾可回天

心而弭災變也。

歲時之祭祀、亦如之

常祭必待上令、則民間好鬼淫祀之歷禮傲俗。

無自而興矣。

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

國之大事小宗伯既佐大宗伯而肆師復佐焉何也肆師兼治禮儀又或小宗伯有故不得與則攝而佐大宗伯也國之小事小宗伯掌之而肆師復掌焉何也亦攝小宗伯也如大師小宗伯一人在行一人有喪與疾則祭祀賓客不得不以肆師攝矣不曰大事佐大宗伯小事佐小宗伯何也設王有疾而大宗伯攝祭則大宗伯

之事不得不以小宗伯攝大宗伯有喪與疾亦然設小宗伯各有事故則小宗伯之事亦或以大宗伯攝　正之事得以貳攝於小宗伯舉例以大宰攝王事多而大宗伯攝王兼攝后其事尤多也正貳並有喪疾外事惟攻得攝於肆師舉例以大宗伯攝王兼攝后之時多則小宗伯不得共其本職之時亦多也詳見小宰職

鬱人

凡祼玉濯之陳之以贊祼事

經於祼事、共鬯飾器築鬻和鬯實彝、細節其詳、而酌以實於瓚、無明文、以小宗伯將瓚祼鬱人濯瓚而陳之、則小宗伯酌而實之可知矣、以贊祼非正謂小宗伯酌鬱鬯時鬱人奉瓚以相助耳、

詔祼將之儀與其節

注、詔王奉玉送祼、早晏之時、非也、祭祀大宗伯詔相王之大禮、小宗伯告時於王、則詔儀者大宗伯、詔早晏之節者、小宗伯也、當祭之時奉牲

奉璽詔相贊導、凡在王所者。皆六官之長與貳。不宜以鬱人下士參錯其間。其所詔者、蓋小宗伯耳。鼓人明言詔太僕鼓、此不言詔小宗伯者、小宗伯以時將贊祼、經有明文也、

凡祼事沃盥

大祭祀、小臣沃王、此職又別掌祼事之沃盥、何也、小臣所沃者、始入之盥。而此職所沃者、將祼之盥也。王之獻尸、皆小臣掌沃、因鬱人掌鬯、故將祼而盥、鬱人共沃、猶祀五帝、士師沃王、則

並共尸之盥皆取事之便也小祝小臣之沃盥、惟舉大祭祀而次祀小祀無文何也舉大以該小乃經之通例以事在必共不疑於小之或否也此曰凡祼事則兼次祀小祀可知　上經言濯祼玉則此所沃特盥手之水耳疏並及洗瓚誤

大喪之渳共其肆器

黄氏度謂肆器以盛沃鬯蓋疑陳尸之器不宜使鬱人掌之不知大渳設斗共釁鬯鬯人之職

也玉府掌王之衽席牀第而大喪所共惟含玉角枕角柶喪浴之牀第夷盤別無共者則爲鬯人所共之肆器明矣蓋君子以齋終示王至是歸潔其身以從先王之享祀故使鬯人主之也

及葬共其裸器遂貍之

注疏謂裸器用於遣奠蓋以凡明器皆曰廞而此獨曰共皆曰奉而藏之而此獨曰貍耳不知遣奠時魄體尚存不宜有裸凡廞者皆旋作之也惟灌玉則王平生所執以祀宗祖者卽以瘞

器入藏而不更作故不曰獻而曰共也曰奉而藏之尚未知藏之何所也天子之明器具凡樂器五兵弓矢及用器或疑體大物博別有虛室以藏之曰貍則知皆藏於壙中

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

康成謂斝應作嘏蓋以苟非音譌第曰受斝遂而飲之可矣不宜更言卒爵鄭氏鍔推廣注義以爲未妥尸薦腥而欝人量人先飲卒爵乃情理所必無是也考諸經傳受福之爵無不自飲而使人代飲者蓋惟王在喪冢宰攝祭不敢飲

福而神惠又不可虛故嚌之。而使執事者代飲耳、尚書顧命、大保嚌而不飲、亦可相證、曾子問宗子有故在他國攝主不嘏不敢受福也匪在喪而冢宰攝祭則受嘏而使人飲之義各有當、曾子問不嘏、亦以聲謟爲假 此職與量人聯事、此職之文承葬共祼器之後、量人職承喪祭饗食之後、皆明王之在喪也、王在喪、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官中五祀有司舉之、故此職言大祭祀以明爲四時宗廟之事、既卒哭、王各反廟豈可廢祭、記稱三年不祭謂王不親耳、其下文即云惟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可見 量人職言凡宰祭以示三年中皆冢宰攝位互相

備乎時王不與祭則宗伯攝位在喪則宜冢也宰攝尚書伊尹祀於先王則冢宰以前固有此禮矣

周官析疑卷之十九

鬯人

掌共秬鬯而飾之凡祭祀社壝用大罍禜門用瓢齎廟用脩凡四方山川用蜃凡祼事用概凡疈事用散

所共鬯器自社壝始而不及圜邱方澤以祀五帝太宰贊玉幣爵祀大神祭大示大宗伯涖玉鬯經有明文也祭天雖用陶匏至周則質文並用而有玉幣玉鬯猶大裘之被以袞云耳　君

儒爭爲臆說、或云飾非設巾、乃飾罍脩概蜃之器、或云即以雷文蜃漆爲飾、不知器既成則濯概而已、無所用其飾、未成而爲雷文用蜃漆、則工人之事耳、俱不可通、廟疑當作望、廟用六彝、已見小宗伯職、又詳司尊彝職、如地官委人掌公邑家稍之委積、以待賓旅、則遺人職不列公邑家稍之積、而此經備列祼事、不宜遺五嶽四瀆也。李光坡曰、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今既有四方、又曰疈事者、蓋專指百物、以用器有異、故別言之耳、

雞人

大祭祀夜呼旦以嘂百官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

祭祀致齋三日凡與執事者皆宿於齋宮故夜呼旦以呌之喪紀則百官同次於王宮不待言矣豈大賓客會同及軍旅將發之前夕百官從行及待事者亦不敢宿於家與非然則雞人下士一人非百官羣聚不能徧呌也抑雞人唱之仍有遞相傳者與

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

不曰告之日而曰告之時者用事有早暮如春朝朝日秋暮夕月之類

司尊彝

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

賈氏公彥謂彝尊各二皆一以盛明水一以盛

罍齊非也祭有明水以存太古之意多陳之無謂也禮運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則明水獨陳於室中明矣周官所須職事惟具等威器數之大者其儀節多不詳未可以五官中未見明水所貯之器所陳之地而意為之說也司烜職止載共明水火而明水所陳之地明火所用之事亦不具

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

方舟曰以此經證之宗伯職六享之義始明蓋追享謂大祫及禘皆追遠之祭即宗伯職所謂肆獻祼也朝享謂免喪朝廟之祭即宗伯職所謂饋食也周官每同事而異辭以互發其義蓋因此經以見宗伯職所謂肆獻祼乃大祫與禘追享遠祖之祭所謂饋食乃免喪朝廟之祭又因宗伯職以見大祫徧獻毀廟之主異於時祫及禘以祼爲主朝享自饋食始之義也但此經朝享亦有朝踐宗伯職獨言饋食豈自饋食以

下禮皆備而朝踐之禮簡略遂獨舉饋食以爲名與况喪吉祭宜微異於喪祭之饋食或畧具朝踐之節而不備其儀猶凡祭皆有血腥爛熟而曰郊血大饗腥三獻爛一獻熟也　五齊以實彝尊則罍之實爲三酒可知矣罍爲諸臣所自酢則獻尸亦酌於尊而不用三酒並見矣彝言有舟則知尊之下無舟矣裸以求神獻莫重焉故彝有舟獻尸則兼人道天子之尊廢禁故仍共故常也尊言有罍則知彝之外無罍矣裸於室無爲備諸臣之酢故無罍　注惟大事於太廟備五齊三酒非也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經有明文彝

二齊四罍二所謂八尊也、祼用鬱齊、則朝踐饋食所用者四齊可知矣、彝必用二者一貯明水也尊必用三者王后分酌、戴記云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雖所傳與此經異、亦夫婦不相襲之微也、

劉捷曰朝享當爲免喪朝廟之祭、即儀禮祔後所云吉祭猶未配也、蓋追享爲事上祖之終朝享爲事新陟王之始時祭之外莫此爲重注疏皆主月朔朝廟之祭、但祭前尚有告朔於明堂祭後尙有聽朔事若依四時常祭

之禮則必窮日之力乃可終事以義測之宗廟之禮所以繁重而難舉者惟王后交獻與尸相酬酢及羣臣之旅酬耳告朔外事非禴祠烝嘗之比后不宜與又每月常祭必如饋告之類不復立尸若如四時禘祫致齋散齋立尸迎主則廢時失事日不暇給凡獻酬儀節一切不舉故可兼舉告朔聽朔禮事耳

天子之禮皆以十二為節故掌客職諸侯長且十有二獻而況享先王乎特牲饋食疏天子大祫十有二獻四時之祭與禘九獻上公亦九獻未知所據恐亦未可信參伍經傳二祼朝踐

饋食酳尸王與后共八獻、無可疑者、後此疑二王後統外諸侯爲九獻、二王後不在亦外諸侯自爲一獻王朝異姓公卿大夫爲十獻、長兄弟爲十一獻、外諸侯內公卿大夫同姓者皆統於此嗣舉奠爲十二獻、祭之節目無大於此者、考之經記似尚爲可據

大喪存奠彝

存與諸子職存游倅之存同、蓋存而不用也、虞而立尸、始以神道事焉、魄體在殯、不忍遽以神道求之、故凡奠皆陳尊而存彝以不祼也、與鬱

人義正相發蓋喪奠則存而不用及葬乃埋之

○鍾琬曰注疏以存爲省省牲鑊眡滌濯大小宗伯之職也此職惟掌陳器幷無省眡事

大旅亦如之

大旅上帝及四望四望本宜用禋以大旅主五帝且徧於上下百神故不用禋此禮義之所以深而通也

司几筵

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

封國命諸侯禮極重而序列朝覲饗射之後以
其事不常舉也
祀先王胙席亦如之
此專言王祀先王之胙席也注兼言神席蓋因
下經於諸侯舉祭祀之席謂無轉遺先王神席
之理不知天子之席極於五重合甸役熊席喪
事葦席而外凡事皆席五重斷無先王神席反
減於五重之理則不言而可知也若諸侯之席
三重而神席與胙席又異不得不並舉以明之

且天子不言神席之義得此互證而益顯然矣。

記曰鬼神之祭單席蓋異代之制也若周制則宜特著之

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

此曰諸侯祭祀下經萑席後又曰諸侯則紛純則筵國賓以前三者皆諸侯在國之事而甸役以下乃別言王朝之禮明矣

筵國賓於牖前亦如之左彤几

先鄭以國賓爲老臣後鄭謂諸侯來朝卿大夫

來聘皆非也按覲禮戶牖之間天子之位設焉斷無諸侯與孤卿大夫之八筵而設於牖前之義且天子之席五重此承上文諸侯席三重之後而曰亦如之亦不可通惟諸侯之國乃有筵賓於戶西之禮見聘禮戶西卽牖前故特稱國賓以著此上三事皆諸侯之禮而下文師役喪事乃復言王朝之禮也何以知其非王國之賓也此職首舉大朝覲大饗射無爲更言王國之賓而此承上文三重席而曰亦如之則爲侯國之禮無疑

矣

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八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

紛純每敦一八

黼純紛純專指萑席而言、 柏席疑殯時加攢

木上、攢木加塗若無席則盡幕之類不可塗 及葬時槨抗木下者、

檀弓椁柏以端長六尺、殯席抗席皆加於椁上

即不改字舉柏以代椁義亦可通、但康成謂藏

中神坐之席、則無據耳、肂及壙中安得別有神

坐、藏中別爲宮室而具神坐、秦漢以後始有之

康成改敦爲燾固未安而以爲棺在殯及窆加見時每覆席則一几雖無所據猶事理所或有項氏安世王氏應電乃謂盛黍稷之敦每敦一几則謬矣凡鼎俎簠簋皆同陳而獨於敦設几且每敦一几何義乎此蓋簡錯文有脫誤不可強爲之說也

天府

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

玉鎮蓋先王所執以祀天神人鬼地示涖朝覲會同凡圭瓚同瑁之類手澤存焉後王不忍復用而登諸天府以鎮撫社稷非爲其物可寶貴也大寶器則自古法物及玉足以弭水旱珠足以禦水栽之類康成謂玉瑞玉器之美者義似偏狹

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

羣吏之治諸官之屬各層累而考察之以達於

冢宰而天府以受治中亦得與議焉蓋唯恐或失其中而諸官所考冢宰所聽或有未詳則生民將受其病故臨之以天地祖宗雖上士之微所見亦得直達於王而與冢宰相可否也三王之世竭誠以求民隱多方以致其言如此　曰及川已包遂與公邑疏謂不言者文略非也

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

不曰歲終而曰季冬與前上春相應以表夏時也夏數得天故祭祀蒐狩仍用夏正而見義於

天府以爲五官之通例、
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地官獻賢能之書秋官計獄弊訟及邦之盟書、
皆登於天府而不見於此職何也此職載藏冶
中以詔王察羣吏之冶也載受藏民數穀數以
祭天之司民司祿陳玉而與執事也若賢能之
書獄訟之計盟約之文其得失當否天府既不
糾察又不與執事是以敝見於三官而不詳於
本職耳　李光坡曰秋官有司民之職孟冬祀

司民司寇獻民數於王然則地官有司祿之職獻穀數者必司徒也

典瑞

王晉大圭執鎭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

舉朝日而不及夕月者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禮神之玉同則所執之圭亦同可知然魯語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則其他服器牲幣亦有異者賈誼云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此歲祀之常也覲禮殷同王帥諸侯拜日於東門之外蓋發大政

而特舉以肅羣侯黃氏度謂每日而朝妄說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

於王舉朝日則祀天地宗廟不必言矣於諸侯舉朝覲宗遇會同則祭祀不必言矣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

不曰旅五帝而曰旅上帝者四時迎氣及國有大故而徧祀五帝孟春之郊季秋明堂之享皆

用之、李光坡曰大宗伯六器與六瑞六摯相次則蒼璧黃琮或初致其神、奠玉而禮之、如執摯以見者、故曰禮天禮地、此四圭有邸兩圭有邸與祼圭有瓚爲類、則邸當亦瓚屬、表記曰秬鬯以祀上帝、則此邸疑或注秬鬯者、雖不以祼、而奠以享神、故曰祀天祀地、推之下文圭璧者、是於圭頭爲器、如璧璋邸射者、是於璋頭爲器如邸而射、皆挹鬯爵也、鄭氏見大宗伯有蒼璧黃琮之文、此官無之、而別云四圭有邸兩圭有

邸、遂以蒼璧所禮者、冬至圜丘之祀、四圭則夏正郊天黃琮所禮者崑崙之祭、兩圭則神州之神、又合而一之曰蒼璧爲邸四圭託焉、黃琮爲邸兩圭託焉更無他據今且闕之

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

於先王言肆於賓客言祼者宗伯職以肆獻祼享先王以祼代禘故於此言肆以明凡祭皆有祼也

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

或以周官每以四望與山川並舉疑非五嶽四瀆非也山林川澤丘陵墳衍皆有兆而五嶽四鎮四瀆尤地示之尊者故別言之小宗伯職有司將事于四望曰于則以地言之而不得泛指他神示明矣

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

李光坡曰掌節之節守國行道之用也典瑞之瑞作事之信也先儒或謂瑞即節誤矣

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

臨川吳氏以後世陵冢發掘謂以玉斂必非周公之法非也含斂用玉備見古籍不獨典瑞職具此五帝三王之法皆以漸而詳蓋必事遭其變物見其情然後制法以爲之防當其情之未見變之未生不能每事而逆料之也周道既衰陵夷至於戰國冢人墓大夫之職廢而後有掘冢之姦漢以後海內無主亂賊公行遂至禍延陵寢春秋之世井堙木刊以爲極暴稱舍於墓師遷以懼敵實未敢踐蹂也況三代盛時天下

有王諸侯軌道何由發冢知後世至有發掘之禍。乎且自秦以後下穿三泉內備宮觀金玉重寶、充滿其中故啟亂賊之悖心若僅如周公之法、斂用六玉含兼珠貝所直無幾雖亂賊亦不肯、以微利而冒大惡也、

凡玉器出則共奉之

祭祀賓客則始終奉之、俟事畢而藏焉若聘使、所執有司所用喪紀所需則惟出之時共奉之、以付其人其應反者則俟其人之事畢而自反

之也

典命

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

大行人掌客及覲禮王禮諸侯止分三等而此曰五儀者送逆牢積燕賜之禮若分而爲五則不勝其煩故以三等差之然執玉不同則侯伯子男先後自别不礙其爲五也五等謂公孤卿大夫士也注謂自四命至不命爲五則三公孤卿不在諸臣之列且曰五等之命則不宜數不

命之士明矣經言諸臣五等之命非謂諸臣之
命止於五命以下也舉王臣則下該侯國疏謂
專據諸侯之臣益誤矣　公卿大夫降殺以兩
王朝大夫四命則上士宜再命又四命兼中下
大夫則中士下士宜同一命鄭賈之說不惟無
據理亦未安

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
九爲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
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

皆以五爲節

王氏應電之說非也、如其言、是命三而儀亦三也、蓋侯伯子男至衆、同時而朝覲會同、且與王臣之命數相間、則禮之數亦有所窮、故約侯與伯子與男而一之、然此特王禮諸侯之一節耳。至於諸侯朝事服冕車旗各異、安得不別之爲五儀哉。記曰禮深而通、又曰禮粗則偏、治經者當於此等求之、

易氏祓謂周惟杞宋公爵、而未嘗爲伯、九命作伯、蓋如周召分陝之類、非也、

分陝乃遂領諸侯非出封之比。宋微子以上公而尹東夏。齊太公以大師而征五侯九伯則以上公而爲方伯明矣。史記於太公出封未著其爲公爲侯但周公召公之子始受封故爲侯爲伯太公以三公之長而身受封無降而七命之理

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眂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壹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眂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壹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眂其命之數

周官公孤不列職而其名散見於他職此曰公之孤則知凡曰孤卿者乃王之三孤矣